

1968

梁羽生著

風雷震九州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風雷震九州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 (第七集)

第二十五回

清濁未分堪一嘆
恩仇難辨又重來

三

第二十六回

密語甜言滑黑白
詭謀毒手害英豪

三一

第二十七回

峭壁留痕驚惡報
名山迷舊徽兇頑

六三

第二十八回

奸徒得意英雄會
黑網伸張覆武林

八五



岳靈戟指罵道：「害死祈聖因的就是你這位寶貝徒兒！」

第廿五回

清濁未分堪一嘆

恩仇難辨又重來

此言一出，便似晴天起了個霹靂，震驚了所有的人！宇文雄呆了一呆，大怒喝道：「你說甚麼，我是奸細？豈有此理！你、你、你血口噴人！」握起拳頭便衝過去，岳霆冷笑道：「好小子，揭了你的底，你要反噬麼？」一招「龍頂奪珠」，五指如鉤，使出了分筋錯骨手法，迎着宇文雄樓頭便抓！

這兩人都是在暴怒之下向對方衝過去的，岳霆練有「鐵布衫」的功夫，捱他一拳，算不了甚麼，但若宇文雄給他抓着，琵琶骨筋斷骨折，那就要變成廢人了。

眼看就要碰上，雙方都忽覺勁風颯然，似有一股潛力向自己推來，原來是谷中蓮趕了到來，揮袖在他們中間一隔。

岳霆不由自己的連退三步，方才穩得住身形；宇文雄則給那衣袖一拂之力，輕輕的帶過一邊。谷中蓮倒不是有意袒護徒兒，要客人難看。而是因為兩人功力不同，她要隔開雙方，所用的力道也就因人而施，剛柔有別。但她掌握分寸，恰到好處，雙方都沒受

傷。

岳霆吃了一驚，滿面通紅，正要發話，谷中蓮已在說道：「奸細的罪名非同小可，若然屬實，我決不會包庇門人，定按門規處置。但必須問個明白，也不容外人越俎代庖。尊駕請坐，我這徒兒性情暴躁，他先動手是他不對，我這廂向你賠罪了。」

谷中蓮是一派掌門的身份，說話自有一股威嚴。這番話也說得不卑不亢，極為得體。岳霆黑臉泛紅，心道：「這江夫人果然不愧是巾幗鬚眉，武功高強還在其次，說話也這麼厲害。」他的大力鷹抓功，擋不住谷中蓮衣袖的一拂，心中又是慚愧，又是佩服。谷中蓮話語之中隱隱含有責備之意，他聽得出來，也是不敢發作了。

但岳霆雖然不敢放聲，胸中却還是有着一股氣，當下哈哈一笑，賭氣說道：「江夫人能夠秉公處理，那是最好不過。江夫人有甚麼要問的，便請問吧！」

谷中蓮道：「尊駕何人，可肯見告？」岳霆道：「我姓岳名霆，尉遲炯是我把弟，千手觀音祈聖因是我弟嫂。我與令徒素不相識，也無冤無仇，這次冒昧前來，是受了祈聖因之托。她不忍你們的俠義門風，被叛徒敗壞！隱藏的禍患也必須及早消除。所以她不能不要我來把這事情抖露，讓你知道！」

谷中蓮大吃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尉遲夫人怎麼樣了？她爲甚麼不自己來？」

岳霆滿腔悲憤，冷冷說道：「我的祈弟妹只怕來生才能再見你江夫人啦！」谷中連大驚道：「甚麼？你、你是說她已經死了？」岳霆咬了咬牙，說道：「她身上受了十幾處傷，如何還能再活？這都是令徒幹的好事！好呀，宇文小子，你害死了祈聖因，算是替爹爹報了一半仇了，你這該稱心如意了吧？可是這樣的報仇，也未免太卑鄙了！其實祈聖因受了重傷是實，但不過是昏迷過去，並沒有死。岳霆心中氣憤，故意張大其辭，說得嚴重一些，刺激谷中連。

可憐宇文雄又是吃驚，又是氣憤，張大了咀巴，好半晌才叫得出來：「你、你這話是從何說起？我、我今日半步未離過家門，焉能就害死了千手觀音？」

岳霆冷笑道：「憑你的本領，當然害不了千手觀音；但你借刀殺人，心更狠毒！」谷中連變了面色，峭聲說道：「事情總有個水落石出。是誰殺了尉遲夫人？」

岳霆道：「她在東平鎮前面的山崗，碰到一羣鷹爪。爲首的就是那御林軍副統領李大興！這人是在宇文雄父親宇文朗生前所在的那個鏢局有紅股的，宇文小子，你敢說你不認得李大興麼？」

宇文雄叫道：「你可不能這樣血口噴人！不錯，我知道有這麼一個人，但也只是小時候曾見過一兩次，如今他是甚麼模樣，我也記不起啦！我怎能去串通他？」

岳霆冷笑道：「那麼李大典何以會到這小鎮上來？他又怎能知道我的祈弟妹會在今天早上經過那一條？」預先埋伏？」

宇文雄怒道：「這我怎麼知道？」他怒極氣極，聲音已是不覺有些顫抖。岳霆越發認定他是胆怯情虛，只是嘿嘿冷笑。

谷中蓮道：「尉遲夫人埋了沒有？你帶我去看她遺體！」

岳霆淡淡說道：「多謝你的好心，可不用你勞神了。祈弟妹雖是死了，我也不能讓她落在鷹爪手中。我的渾家早已把她帶走了。」

谷中蓮道：「能不能讓我見她最後一面？」

岳霆冷笑道：「人都已死了，見這一面，又有何用？反正她也是不能和你說話的了。再說，你是大俠的夫人，我們是強盜，我也不便和你一路。你若是念着我的祈弟妹和你的一點交情，那還是替她設法伸冤吧。她臨終囑托我來給你送信，如今我的話已經捎到。對不住，我是無暇耽擱，告辭了！」

江曉芙叫道：「媽，不能讓他就走！」岳霆雙眼一翻，冷笑道：「怪不得宇文雄這小子如比胆大妄爲，原來還有人護着他呢！嘿，嘿！江姑娘，你是不是怪我不該來此報訊，要將我難爲麼？」

江曉芙聽出他的話中的嘲諷之意，又羞又怒。但她知道這是宇文雄的生死關頭，說正事要緊，無心與這岳霆吵咀了。當下說道：「媽，這人來胡說一通，怎知他是真是假？至少也得打探到祈聖因的確實消息，才能讓他走開。」

谷中蓮看這岳霆不似說謊的人，但也不敢相信宇文雄就是奸細，心中想道：「祈聖因的死訊大約不是捏造的。但她臨死之言，只有這人聽到，却是缺乏旁證，不能無疑。」

岳霆見谷中蓮攔住他的去路，陡地變了面色，道：「江夫人，你當真是要將我留下麼？」谷中蓮道：「不敢。只是想再問岳舵主一句話。」岳霆道：「甚麼？」谷中蓮道：「還有無別的證據？」

岳霆冷笑道：「敢情你還是不信我的話？李大典率領鷹爪圍攻我的祈弟妹，這證據還不夠麼？有個軍官的屍首還在那山崗上，你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去瞧瞧。嘿，如果再不夠，如今又有一個證人來了，他會對你說另一個證據的。我却沒功夫受你盤問了，江夫人，你是讓不讓我走？」

來的原來就是那青驄馬的主人王老頭。他見岳霆也在這兒，屋子裏的氣氛顯得很不尋常，不禁吃了一驚說道：「怎麼回事？」谷中蓮道：「沒甚麼。王大叔，你請坐。我

送這位客人。」王老頭道：「怎麼你又說你不是江家的客人？」這句話他是向着岳靈說的。

岳靈縱聲笑道：「我只是個送信的人，本來不敢高攀。江夫人，多謝你將我當作客人，那麼告辭了！你也不必客氣啦！」笑聲沉鬱蒼涼，兼帶幾分氣憤，雖然不是拂袖而去，也是見諸辭色的了。

谷中蓮道：「王大叔，你認得這位岳舵主的麼？」王老頭道：「誰認得他。今早在那山崗上碰上的。他用一錠金元寶換了我同村張大叔的一輛牛車，給一個受了重傷的女子乘坐。當時我已猜想到他是你家的客人，想與他套個交情，他却不顧我的面子，擲下金子，便搶了牛車。」這王老頭是江南的老朋友，想是與江南相處得多，說話也有點像江南那樣的嘮叨。

谷中蓮連忙問道：「一個受傷的女子，那麼這女子是還沒有死的？」

王老頭道：「那女的傷得極重，就像個血人一般。只見她面如金紙，雙目緊閉。我沒有摸過她的脈息，也不知她是死是活。」

谷中蓮道：「是甚麼人傷了這個女子，你可知道？」

王老頭道：「今早趁墟的鄉人看見是幾個軍官圍攻那個女子。我到場的時候，只見

地上有個軍官的屍體，另外的兩個鷹爪孫，想是給那黑漢子趕跑了。嗯，死掉的那個軍官我倒認得。」

谷中蓮道：「是誰？」

王老頭道：「是御林軍的一個管帶名叫衛渙的。這人和御林軍副統領李大典是老搭檔。十多年前，我在冀北犯案，曾給他們追捕，幸而逃脫。我也就是因此才金盆洗手，逃回鄉下的。」

王老頭說的事實與岳霆說的相符，若憑事實推斷，宇文雄的確是有串通李大典，設伏謀害祈聖因的嫌疑。江曉芙聽了這些說話，也嚇得慌了。顫聲說道：「只不知那個女的是否就是千手觀音？」

谷中蓮道：「那女子的坐騎是不是就是你的那匹青驄馬？你可見着了麼？」

王老頭道：「我正是要來告訴你，那匹青驄馬我已經牽回來了。嗯，可是有點奇怪。」

谷中蓮連忙問道：「怎麼啦？」

王老頭道：「那匹馬口吐白沫，得了病了。」

谷中蓮道：「昨晚還好好的，怎的無端得了病了？王大叔，你最善於養馬，想已看

出是甚麼病？」

王老頭訥訥說道：「是呀，是有點古怪。只怕是草料中不小心混進了有毒的野草也說不定。」

宇文雄急得嚷道：「草料是我割的。那匹馬也是我餵的。怎麼會有毒草？」

王老頭道：「這些有毒的野草並不常見，或許你不能分辨，也是有的。宇文哥兒，我老漢決沒有疑你之意。」王老頭對宇文雄頗有好感，聽說是他割的草料，趕忙替他開脫。但谷中蓮却是不能無疑了。

王老頭接着說道：「好在中毒不深，調養三五天就會好的。嗯，江夫人，我幾乎忘了，還有一個特別的消息。」

谷中蓮道：「甚麼消息？」

王老頭道：「鎮上那家新開張的酒樓，給人一把火燒了。有兩個伙計還給打傷。這把火已經奇怪，更奇怪的是，火起之後，酒家的人竟不救火，全都逃了。待到鄰居的火撲滅，酒樓也已倒塌，只剩一堆瓦爍啦。唉，今後可沒有這麼好的喝酒地方啦，真是可惜！」

葉凌風心裏又驚又喜，暗自想道：「這黑店被燒，風從龍的黨羽在東平鎮上已是不

能立足，我也不用擔憂他們再來威脅我了。即使風從龍以後會來找我，但至少目前我是可以安心睡覺了。哈，真想不到事情樣樣如意，圓滿得簡直還出乎我意料之外！新聖因死了，李大典他們被趕跑了，如今黑店又被燒了，我的秘密也不怕被人揭穿啦。」

只有一點點令他未能安心的是，燒毀那黑店的不知是甚麼人，這人會不會知道他與這間黑店的關係？他想了又想，自己安慰自己道：「昨晚我偷偷進入那家酒店，事先會非常小心的看過，街上並無一個人影，料想沒人知道我這個秘密。至於後來宇文雄碰到的那個夜行人，雖然有點可疑，但那也已經是我踏出東平鎮以後的事了。」這麼一想，葉凌風又釋然於懷了。

那王老頭感到江家的氣氛異乎尋常，報告了這個消息之後，說道：「江夫人，你有事情，我不打擾你了。我也該回去料理我那匹寶貝坐騎啦。」

王老頭走後，谷中蓮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芙兒，可惜你爹爹不在家中。」要知道谷中蓮雖然比江海天聰明，但臨事却不如江海天之有決斷。此時她正自心亂如麻，感慨沒有人可與商量，一時間不知如何處理。

從岳霆與王老頭所說的種種事情推斷，宇文雄的確是有最大的嫌疑，但谷中蓮却也不敢相信宇文雄就有這麼大胆。

宇文雄也知道自己的嫌疑最大，忍着悲憤，咽下眼淚，跪倒谷中蓮跟前說道：「師母明鑒，徒兒實是冤枉！」

葉凌風「幫腔」道：「事情雖是般般巧合，但我相信二師弟決不敢違背門規。我願與師妹一同担保他！」他明知江曉芙定會給宇文雄說項，他就先說在頭裏，明是幫腔，實是挑起谷中蓮的懷疑。

江曉芙無心琢磨葉凌風的話語，果然接着便道：「媽，請念在二師哥曾經救我之恩，免於責罰。那姓岳的一面之辭，也未可就全信了。」江曉芙提不出甚麼有力的證據給宇文雄開脫，只能提起舊事來給他說情，却不知這樣一來，更觸了母親之忌。「暗藏的奸細」這是何等重大罪名，豈能因兒女之情、私人恩惠就可開脫？

谷中蓮想了一想，沉聲說道：「宇文雄，你起來吧。我有話說。」她不叫「雄兒」而直呼其名，江曉芙已感到了不妙。

谷中蓮道：「事情總有水落石出之時，你也不用着急。你的內傷都已好了吧？」

宇文雄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多謝師母再生之德，徒兒早已好了。」不解師母何以明知故問。

谷中蓮微露歉意，說道：「你是爲了我的芙兒而受傷的，如今你已痊癒，我也心安

了。你當日拜師之時，師父是將你收爲「記名弟子」的，如今既然出了這件事情，這師徒名份，就留待水落石出之後再定吧。你所學的武功，我可以讓你帶走，但在重返門牆之前，你可不能自稱江家弟子了。」

江曉芙大驚道：「甚麼！媽，你要把二師哥趕走？」

谷中蓮心意已決，說道：「芙兒，你別吵鬧。宇文世兄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但既然出了這件事情，旁人未必都能信得過你。我若不按武林規矩辦事，別人只怕會說我包庇徒兒。目前暫且委屈你一點兒，只待事情清楚，你就可以重返門牆。你能夠體諒我這片苦心麼？」

谷中蓮說的確是實話，要知她明日便要前往岷山，主持獨臂神尼的祭典，並與羣雄聚會，合謀抗清。羣雄若然知道此事，豈能放過了宇文雄？而且她雖說是信得過宇文雄，但也總得作「萬一」的打算，宇文雄過去的經歷她並不是十分清楚，祈聖因也曾再三叫她「小心」的了，倘若宇文雄「萬一」真是奸細，其禍非小。所以她不能不採取這樣的處置，而這樣的處置，並不同於一般的「清理門戶」，她認爲已是合情合理，寬大非常。

宇文雄心裏十分難過，但他也是倔強的性情，心中想道：「師母既有見疑之意，我

留在這裏，也沒有甚麼意思。」當下恭恭敬敬的向谷中蓮叩了三個响頭，說道：「一日爲師，百年爲父。徒兒今日蒙冤未白，難列門牆，只得遵從師母之命，免得玷污師門清譽。但師恩未報，弟子在外決不敢以江大俠的門人自居，但私下我却不能不認師父、師母。還望師母體念我的衷誠，許我再尊稱你一聲師母。」

谷中蓮本待阻止他以師徒之禮拜別的，聽他說得如此懇切，也不禁眼睛微潤，不阻止他了。

江曉芙叫道：「二師哥，你當真就要走了？媽，你怎能這樣狠心？」

谷中蓮道：「你這丫頭真不懂事，風姪，把她拉開。」宇文雄道：「師母這樣做已經是非常顧全我了，師妹，多謝你的好意，但你也不必阻攔了。」

葉凌風踏進一步，遮住門口，說道：「師弟，你一人在外，多多保重。我必定盡力協助師母，查明事實，給你洗脫嫌疑。你，你放心吧吧。」他這齣「戲」不但是做給宇文雄看的，也是做給江曉芙看的，假戲真做，也不知那裏來的一副急淚，說到後來竟是語聲嗚咽。但他站在門口，用意却是在攔阻江曉芙追出去的。

宇文雄十分感動，說道：「多謝師兄肝胆相照，小弟只盼有朝一日，能夠重返門牆，再領師兄教誨了。師兄請回，小弟告辭了。」回身一揖，邁步走出大門。